

劍帝神先

二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王度盧

批校葉洪生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劍夢先

二

原著 王度廬
批校 葉洪生

74·2·0724

·84043123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劍氣珠光 第二冊

著者 王度蘆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一冊新台幣三〇〇元

第十一回 冷月繁星雙俠飛古堡 鋼牙鐵爪二虎鬥長街

馮德伸起左手托住孫正禮擎刀的腕子，右手握著拳頭向孫正禮的胸間去搗；但孫正禮的力氣極大，那等馮德的右手觸胸，他「吧」的又是一掌，把馮德打得退後了幾步。孫正禮就一掙鋼刀，罵道：「小子還跟我動手？我不看在金刀馮茂的面上，一刀就結束了你的性命！」說時他提刀往馮家的門裡就闖，那鐵棍馮懷也不敢攔阻。

秀蓮卻在馬上大聲叫道：「孫大哥不可鹵莽，你是要幹什麼去？」孫正禮回首說：「我進去搜搜，看看有楊大姑娘沒有！」俞秀蓮趕緊跳下馬來，擺手說：「孫大哥，咱們不可不講理，人家門裡有女眷，還是我進去方便。」孫正禮點頭說：「對，師妹妳進去，可都搜到了，我在這兒給妳看守馬匹！」

當下秀蓮抽出了雙刀，就向馮懷說：「你們說馮隆沒回來，楊大姑娘沒藏在你們這兒；我不能信，我要進去看看！」馮懷就說：「俞姑娘妳要不信，就進去看看吧！若搜出我們老五來，我伸著脖子叫妳砍頭！」秀蓮已知道花槍馮隆確實沒有回來，楊大姑娘也未必在這裡，不過她為仔細起見，便提著雙刀跟隨馮懷進裡去看。他見了馮家四弟兄的寡嫂，也見了馮懷馮茂之妻，

各屋全搜到了。

剛要到馮德的屋中去搜，可是這時馮德已然進門到他屋裡，拿了一對護手鉤，跳到院中就大聲喝道：「姓俞的淫婦，妳出來，咱們較量較量！馮二太爺的家裡，能許妳闖進來搜人？」秀蓮同著馮懷到院中，因見馮德開口大罵，她的面上不由現出怒色，秀麗的眼中發出猛烈的火燄，把雪亮的雙刀一舉，問道：「你罵的是誰？」

馮德跳起腳來罵道：「罵的就是妳！妳是北京城有名的淫婦，誰不知道，妳好大膽！現在敢惹到我馮德的頭上，今天妳休想整著屍首回去！」說時他撲上前，用雙鉤向秀蓮的兩臂去鉤；秀蓮趕緊以雙刀將雙鉤磕開，當時二人就在院中爭鬥起來。

那鐵棍馮懷是在北京碰過許多釘子，才回到家裡來的；他深知俞秀蓮的武藝高強，自己的二哥未必是她的對手，於是他就連忙喊：「二哥不用動手！我們跟她講理，別打架！」可是此時雙刀雙鉤交戰在一起，兩對兵刃碰得噹噹亂響，馮懷那敢近前，他只跑到一旁連連擺手勸著。

秀蓮與銀鉤馮德交手不到二十回合，馮德就抵擋不住了，但秀蓮不欲傷他的性命，只用刀背去砍他，又四五合，秀蓮一刀背砍在馮德的右腕上，馮德就將一隻鉤扔在地下。秀蓮更進一步，狠狠地一刀砍下，那馮德的左膀上又吃了一刀背，那隻鉤也舉不起來了；可是他仍不服氣，口中依然大罵。

此時孫正禮也闖進門來，掄著刀就要殺死馮德，卻被秀蓮攔住，孫正禮氣得跺腳說：「師妹，他罵妳啊！」秀蓮又揮起刀來，向馮德的腿上砍了一刀背，咕咚一聲，馮德摔倒在地下。

他的臉色煞白，眼睛兇瞪著，嘴裡還說出許多橫話，秀蓮卻不理他，同著孫正禮出門。

孫正禮那裡甘心，他就氣忿忿地說：「人也沒搜著，反叫他罵了一頓，師妹難道咱們就這樣回去嗎？」秀蓮咬著嘴唇，面上的怒色還沒有褪，她就說：「我們找不到楊大姑娘，自然不能回去！不過據我看，馮隆確實沒回來，咱們就殺了這馮德也是沒用，再說我們跟他又無仇恨！」孫正禮說：「師妹妳說咱們可怎麼辦！」秀蓮說：「也許馮隆還正在路上，咱們且回到店房，在這裡住兩日。如若仍然沒有那馮隆的下落，咱們就到鳳陽府找譚家兄弟去了；反正他們在那裡開著鏢店，人跑不了！」孫正禮還似乎覺得這個辦法不痛快，可是他也想不起較痛快的法子來，只好就點了點頭，他與秀蓮上了馬，順著來時的路徑回那鎮上的店房去。

在路上，秀蓮告訴孫正禮，回頭可以托那店家給打聽馮隆的下落，孫正禮一回到店中，就把店房的掌櫃子叫來，一隻手叉著腰，很兇橫的說：「掌櫃子，告訴你實話，我是北京城的大鏢頭，衙門托付我來的，到這裡來抓馮老五，你知道嗎？馮老五就是花槍馮隆，那小子在京城殺死了人，搶走了人家的大姑娘，這可不是小罪過，你們要是有人瞧見他，趕緊來告訴我們。我們抓住他回北京去交案，你們要是不管，可就小心點！叫我知道了也得把你們抓了去交官，辦你們一個私放兇犯的罪過！」

那店掌櫃子嚇得臉色都變了，連連點頭說：「是是，只要我們瞧見他，一定把他穩住，來告訴大爺！」旁邊秀蓮並囑咐說：「可不准你們走漏風聲！你們若幫助我們把案辦了，一定要重賞你們！」店掌櫃連連答應，又瞧了秀蓮一眼，他就出屋去了。

這裡孫正禮不住嘆氣，說：「這件事真麻煩！」秀蓮卻默默不語，就想在這裡等著花槍馮隆，也沒有什麼把握，若是到鳳陽去找那譚家兄弟吧？路又太遠，而且楊大姑娘未必在那裡。想了半天，她竟沒有較好的辦法，結果是想：看樣子馮隆實在未必敢回家來，不如連夜趕到鳳陽去吧！於是向孫正禮說了。

孫正禮點頭道：「也對，咱們在這裡傻等著，馮隆他要是永遠不回來，不倒是白耽誤了功夫嗎？」於是他就拿起行李來要出屋去。可是這時忽然那店掌櫃子又跑進屋來，他悄聲對孫正禮說：「街上有個窮漢毛小二，他說昨天他在不遠的地方看見馮隆了；可是大爺得給他點錢，他才能告訴你！」孫正禮說：「趕緊把他叫出來，他要是告訴我，我賞他一兩銀子！」店掌櫃皺皺眉，又笑了笑說：「一兩銀子，似乎少一點。」孫正禮急躁著說：「只要他能帶著我們把馮隆找著，就是要十兩，我們也有，快快叫這個人來！」

店掌櫃一聽孫正禮肯花十兩，這至少他得到手一半，於是他高高興興地跑出去。待了一會，就帶進一個人來，這人頭髮蓬亂，一臉的污泥，穿著一身破爛褲，光腳穿著草鞋，簡直是個叫化子，孫正禮問道：「你就叫毛小二？你准看見馮隆了嗎？」

秀蓮在旁也問說：「你可不准說瞎話？」毛小二說：「我要是說瞎話，叫我下輩子還要飯！昨兒晚上我在霍家屯討飯，真見馮隆了。他騎著一匹馬，直頭到霍家去了，要是別人我還許認錯了。他，從小兒我就認得他，我沒要飯的時候常跟他在一塊，他就是剝了皮，我也認得。」孫正禮又問：「霍家屯在什麼地方？」毛小二說：「霍家屯就在西邊，離這兒二十里地，

那裡的金匾霍家是首房，祖上是武職出身，作過大官，家裡掛著匾。現在的大當家的是霍三爺，武舉出身，力氣比牛還大；房裡養著五六個老婆，用著長工二三十，馮家兄弟跟他最好！」

秀蓮一聽毛小二所說的那霍三，房中有幾個姬妾，便想著此人一定是個好色之徒，馮隆若到他家去，一定是將楊大姑娘賣給他，於是就問：「馮隆去的時候是坐著車，還是騎著馬？」毛小二說：「是騎著一匹白馬，那匹馬也不像是他的，也不知他是那兒搶的。」孫正禮說：「不管他是坐車是騎馬，只要把他抓住就行了！」

於是孫正禮扔給店掌櫃兩串錢，他就到院中牽馬。那毛小二追著孫正禮說：「大爺你先給我點錢，我吃點東西好帶著你們去呀！」孫正禮扔給他幾百錢，並說：「你帶我們到霍家屯，只要把花槍馮隆捉住，我準給你十兩銀子。」說時他匆匆地把行李綁在馬上，便與秀蓮牽馬出了店門。毛小二是買了一塊鍋餅，一邊噉著鍋餅，一邊跟著兩匹馬往西去跑。

孫正禮的馬在前，秀蓮的馬在後，順著大道往西，毛小二的兩條腿那裡跟得上，何況他還噉著鍋餅。孫正禮就揮鞭催著他，說：「快走，快走，去晚了可少給你二兩銀子！」毛小二兩腿緊跑著，嘴裡嚼著鍋餅，含混地說：「大爺，你要了我的命，我也跟不上你呀？我兩條腿怎麼能追得上八條腿呀！」

秀蓮收住馬，行得慢了些，並向前邊的孫正禮說：「孫大哥不要忙，二十里地一會也就到了。」孫正禮也就勒住馬，等毛小二趕上，他才款款地策馬前行。他在馬上並問道：「姓霍的既是武舉出身，本事想必不錯了，可是你知道他與金刀馮茂相比，兩人的武藝誰高誰低？」

毛小二說：「是兩路事兒，他是講究拉硬弓，騎烈馬，學的是戰場打仗的本事。馮四爺那是江湖功夫，講究長拳短打，高來高去。」後面馬上秀蓮問說：「他既是個武舉，為什麼不作官呀？」毛小二說：「人家作官幹什麼？家裡田產地業都有，幾個老婆圍著他，夠多麼樂呀？」

孫正禮斥道：「當著姑娘，你嘴裡不准胡說八道，快跟著走！」那毛小二一邊跟著馬跑，一邊扭著頭瞧這位姑娘，他也猜不出這位姑娘是個幹什麼的。

走了多時，才到了霍家屯，這裡的地勢極高；村子在前面的高原上，用黃土壘起城堡，裡面的住戶大概不少。毛小二帶著孫正禮和俞秀蓮，到了高原上，他就向孫正禮作揖，說：「老爺，隨你便賞我幾兩銀子，叫我走吧！我帶你二位到了這兒，你二位一進那堡子的北門就是霍家，准保找得著花槍馮隆，我可不敢帶著您進去！」俞秀蓮隨手扔給他一錠銀子，說：「你先拿去，等我們捉住了花槍馮隆，再給你！」說畢，她同孫正禮催著兩匹馬，直到了那堡子的北門。先下了馬，然後牽馬進了堡子，只見裡面的人家很多。

走了不到十幾步，就被兩個莊丁模樣的人攔住，向孫正禮問說：「老哥，你是那兒來的，到這裡找誰？」孫正禮說：「我是北京泰興鏢店的鏢頭，到這裡來見你們霍大當家的。」那兩個人說：「哦，你要見我們大當家的？好，跟著我們走！」當下就帶著孫正禮和秀蓮往南去，其中的一個人就回首問說：「孫鏢頭，你找我們大頭家的是有什麼事？」孫正禮說：「有要緊的事，等我們見了他本人再說。」那兩個人一看，孫正禮的神色有點不對，他們就彼此使了個眼色。

少時就走到了一處大莊院的門前，這個莊院建築得很是講究，四周的磚牆，前面兩座門；一座是車門，裡面連著馬圈，一座是正門。兩旁有兩座上馬石，四株槐樹，在門上掛著一塊金字的紅匾，寫得是「振武惠民」。兩個莊丁上前接過二人的馬匹，就分繫在槐樹上，然後要請二人到裡面客廳去坐，孫正禮卻擺手說：「我們不進去了，把你們當家的請出來，我們跟他說完幾句話就走。」當下一個莊丁陪著孫正禮說話，一個就進去傳達。

這裡秀蓮站在槐樹下，心中想著：少時言語說岔，一定有一場爭鬥。孫正禮是坐在上馬石上，睜著兩隻大眼睛望著門裡，望了半天，才見門裡走出來一人；這人的相貌倒極魁梧，身材與孫正禮差不多，只是孫正禮的臉黑，此人的臉白，此人衣服都麗，氣派軒昂，身後跟隨兩個僕人。出門就向孫工禮抱拳說：「閣下就是孫大鏢頭嗎？」

孫正禮站起身來，也抱拳說：「不錯，兄弟名叫五爪鷹孫正禮，今天來找霍大當家的，沒有別的事，就是請你叫花槍馮隆出來，跟我們走！」那霍大當家的一聽這話，他不由面色一變，故意作出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，說：「花槍馮隆？我倒是和他的哥哥相識，可是此人多年未回家鄉，我與他總有兩三年沒有見面了！」孫正禮一聽他瞪眼不認賬，就立刻憤怒起來，說：「姓霍的，你也是武舉出身，你得知道王法；花槍馮隆在北京殺死人命，搶走人家的大姑娘。昨天我親眼看見他逃到你這裡來，今天你忽然又不認賬，莫非你要陪著他去打人命官司嗎？」

霍大當家的見孫正禮這樣暴躁，他卻不動聲色，依然是微笑著說：「孫鏢頭，你大概是眼睛花了，看錯了人，昨天那裡有人到我這裡來？」孫正禮聽霍大當家的說到這裡，他氣憤不來

復忍，便由馬鞍旁抽刀，要闖進門去，搜拿花槍馮隆。

忽然這時由那車門裡跑出一匹白馬來，孫正禮一看，正是花槍馮隆，他就大喝一聲：「好小子，你往那裡跑！」說時他將韁繩切斷，跳上馬去，一手揮鞭，追下馮隆那匹白馬去了。這裡俞秀蓮也忙將馬解下，上馬去追。那霍大當家的見馮隆給他惹下禍事，他趕緊就跑進門去，把大門關閉上了。

此時花槍馮隆的白馬早跑出了堡子的南門，孫正禮和俞秀蓮的兩匹馬飛似的往前追趕，但因相距有半里多遠，追了半天，總是追不上；氣得孫正禮在馬上潑口大罵。但是前面的馮隆卻什麼也不管，他就像一隻野兔似的，將身伏在馬上，拚命的向前飛奔。此時路上又有不少的行人，孫正禮雖然不顧不管，但俞秀蓮卻怕撞傷了行人；所以她不敢放韁快走，她的馬也就落得最後。

少時前面的兩匹馬全都沒有踪影了。秀蓮心中十分焦急，趕緊催馬向前，又走了十幾里地，就見面前一道大河阻路，河裡並沒有水，只是一遍黃沙。秀蓮策馬下河，馬蹄踏在沙中有半尺多深，又見前面也有雜亂的蹄跡，就想：孫正禮大概已追趕馮隆過河去了，她就加緊揮鞭，坐下的馬費了半天力方才過河。到了對岸一看，只見是高低不平的一遍曠野，遠遠只有幾處稀稀的樹林和村落，馮隆的白馬和孫正禮的棗色馬全都不見了。

秀蓮心中十分驚異，便催馬向前走去，又走了不到二里地，忽見孫正禮的馬由一處松林之後轉過，秀蓮趕緊迎上去，就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那馮隆跑往那裡去了？」孫正禮在馬上搖了

搖頭，兩隻眼依舊向兩旁張望。等到秀蓮的馬匹來到臨近，他才嘴裡罵說：「馮隆那小子，也不知那兒搶來的那一匹馬，跑得真快，我追過了河他就沒影兒了，莫非那小子會土遁嗎？」

秀蓮也十分失望，向南看去，只見陽光甚烈，不要說前面沒有白馬行走，就是有一匹白馬；只要離此百餘步遠，這裡就難得看見。雖然明知不易追趕，但費了很大力氣才尋到了的賊人，如今竟失於交臂，他們豈能甘心？於是秀蓮氣忿忿地說：「孫大哥，咱們再往下去追！」於是兩匹馬迎著陽光，循著大道，又往正南急急馳去。

又走下三四里地，四周依然看不見那花槍馮隆人馬的影子，孫正禮就懊悔著說：「這可真是氣死人，會叫他在咱們的跟前跑了！」俞秀蓮說：「不要緊，料想馮隆他也跑不了多遠，現在我們已確實知道，那楊家的案子果然是馮隆所為！他也知道我們現在正要拿他，所以他就乘空逃走了，我們現在且趕回那堡子裡去，到霍家搜搜，看楊大姑娘在那裡沒有？」孫正禮說：「我看那姓霍的不是好人，多半他把楊大姑娘藏起來，放馮隆走了。」說著，二人轉過馬來，順著來時的路徑，過了河又往北去。

這時孫正禮心裡充滿了怒氣，因為沒有追著馮隆，覺得是被那姓霍的給騙了，所以這次轉回來，他就存心掄刀要那姓霍的命。兩匹馬颯塵疾馳，少時又回到了那霍家屯的堡子前。可是一到了堡子的南門，收馬一看，二人全都發了怔，原來那霍某真是狡猾，他已命人把堡子的大鐵門關上了，俞秀蓮孫正禮就彷彿被攔在城外的敵兵一般，休想能闖進去。孫正禮氣得更是大罵，說：「好個姓霍的小子，把他們的城門關上了，難道怕咱們還有千軍萬馬嗎？走！師妹，

咱們再看看他的北門關上了沒有？」

秀蓮說：「他既將堡子的大門關上，就為的是怕我們回來向他不依，他那只關南門，不關北門的呢？」孫正禮卻不甘心，便又催馬到了那堡子的北門前，這裡還是跟那邊一樣？不但大鐵門關得更嚴，堡子上並站著十幾個莊丁，看見他們這兩匹馬來到，便用磚頭石塊往下擲打；二人無法近前，只得勒著馬向後退。

孫正禮氣得抽出刀來，向堡子上的人指著大罵，秀蓮卻擺手說：「孫大哥你罵他們，他們也是不能開城，這堡子的圍牆至少也有兩丈高；咱們決不能躡跳上去，只好先到旁邊歇會，再商量辦法！」孫正禮這時也有些累了，可是他不服氣，他就用刀指著堡子上，大喊：「小子們，回頭見！孫大爺決饒不了你們，除非你們永不開城！」

秀蓮卻催著說：「孫大哥，咱們快走吧！何必跟他們瞎惹氣？有什麼話不會晚上再說嗎？」這句話提醒了孫正禮，他不禁笑了笑，心裡說：還是師妹比我有主意，可是那堡子的土牆太高，從上往下跳，倒還不至於摔著，可是要想從下躡上去，別說我，恐怕師妹也沒有那功夫吧？因此他一面策馬跟著秀蓮向西走，一面還不住回頭望那高高的城堡，說道：「那麼高的牆，咱們怎能跳得過去呢？」秀蓮說：「我有辦法！」說畢，她就在馬上凝神思索，不再說話。

兩匹馬款款而行，又走了十餘里地便來在一處鎮市，這座鎮市已離開深州地面，歸東鹿縣管轄了。此時天已過午，但二人還沒用午飯，孫正禮就說：「咱們找一家店房，吃過飯就歇下，等晚上再說。」秀蓮點頭說：「好吧！」當下就在街東找了一家店房進去，把行李拿下來，馬

匹交給店家，便進到一家屋內；孫正禮先叫店家泡茶，遂又叫店家去燒飯。

秀蓮坐在坑上，孫正禮坐在轎子上，對面喝著茶，孫正禮還不住大罵花槍馮隆和那姓霍的，秀蓮說：「據我看，楊大姑娘雖是被馮隆給搶走，但卻未必在那霍家屯裡。因為昨天那毛小二只看見馮隆一人騎馬前來，卻沒說看見有車跟著他來。」孫正禮說：「也許是馮隆先來，裝楊大姑娘的車輛是隨後才到的。」

秀蓮說：「無論怎麼樣，今夜咱們一定要去的。那姓霍的就是不知楊大姑娘的下落，他也一定知道馮隆是逃往那裡去了。孫大哥你吃過飯到街上走走，找個舖子買一條井繩，再買一隻鐵鉤子，晚間咱們就能夠進到霍家屯裡去了。」

孫正禮一聽秀蓮這個辦法，覺得真妙，也就喜歡得大笑，說：「好好，吃完飯我出去就買。」二人又談了幾句話，店家就把菜飯端了來，孫正禮先趕忙地吃完了飯，他就帶上錢，出店門往街上去了。

這裡秀蓮吃過了飯，她就躺在炕上歇息，覺得江湖上真是險惡百出；那楊大姑娘落在馮隆的手裡，她豈能屈從？她若是個烈性的女子，恐怕此時早已死了。同時又不放心在北京的德家和楊小姑娘，深恐自己走後，那沖霄劍客陳鳳鈞又去找他們攪鬧。由陳鳳鈞又想起李慕白，就想李慕白雖然武藝高強，為人的心思也謹慎細密，可是他究竟人單勢孤，也許他真是已在江南遭了毒手！因此心中又不禁發出一陣惋惜和傷感。

待了多時，五爪鷹孫正禮方才回來，手裡拿著一條三丈多長，很粗很結實的井繩，和一隻

大稱鉤子，笑著讓秀蓮看，問說：「師妹，妳看這成不成？」秀蓮說：「繩子足夠用，只是鉤子太彎曲了，那堡子的牆是黃土壘成的，若鉤得不結實，土一鬆，就能把人摔下來。」孫正禮說：「我找塊石頭，把鉤砸直了點，可是要太直了，到時也是鉤不住。」

秀蓮點了點頭，孫正禮說：「我剛才又向人打聽了，原來那霍家屯的大當家的名叫霍玉彪；別看他武舉出身，家裡有錢，他的行為卻比強盜還厲害。就是這個鎮上，有兩家的婦女就遭過他的害，那小子最是好色，我想楊大姑娘是一定在他堡子裡了！」秀蓮擺手說：「咱們在夜間再去找他，現在先不可聲張，倘若被他的手下人知道，他必定更要加緊防備了！」

孫正禮氣忿忿說：「由著他去防備，反正今晚我一定要他霍玉彪的狗命！」說著，他到院中找石塊去砸那鐵鉤，砸了半天，方才砸好。回到屋中叫秀蓮看了，秀蓮覺著能用，孫正禮將繩子緊緊繫上，在屋中掄了一掄，笑著說：「要使這個當兵器，也不錯。」秀蓮說：「有這樣一種兵器，名叫鉤鏢，是馬上用的。」說到這裡，她想起這話，原是在年幼學武藝的時候，她父親對她說的；因此心中又不禁一陣悲慘。更想等尋到了楊大姑娘之後，自己一定要到河南去尋金槍張玉瑾，以為父親報仇。

捱到夜晚，吃過了飯，孫正禮就急忙著要去，秀蓮卻說等天色再黑一些，否則不容易下手；孫正禮只得勉強忍著他的急躁的性情，手裡擺弄著那條鉤繩。又待了一會，天色就黑了。孫正禮與俞秀蓮暗帶兵刃，就悄悄離了店房。二人步行著，離了鎮市，往這霍家屯去。此時天黑得像個挖煤的人的臉，有無數的星光閃爍著，又像是賊人的眼睛；秋風自背後吹來，沙沙地響。

一路對比出
孫正禮之粗
、俞秀蓮之
細。

孫正禮一手提刀，一手持著鉤繩在前面走著，秀蓮的背上繫著一條絲線，一雙刀就插在背後，在後緊緊跟隨。行約十餘里，在路上並未遇見一人。少時就來到那黑忽忽的霍家屯城堡之前，秀蓮就說：「孫大哥，你先別忙，察看察看上面有什麼人沒有？」孫正禮說：「誰管他，上面有人又當怎樣？」當下他將鋼刀插在腰際，把鉤繩掄起來，向城上去鉤，連氣掄了四五下，那鐵鉤方才搭在堅固的土垣上面。孫正禮用力揪了揪，諒得不至於摔下了，他將這一頭交給秀蓮牽著，他就緣繩而上。到了土垣上，腳踏實地之後，然後他雙手握繩，將秀蓮那輕便的身體提上來。

秀蓮到了上面，一看這裡並沒有人巡守，再低頭往堡裡去看，就見只有幾處微弱的燈光；那霍玉彪的大宅院，也像沒有什麼人防範的樣子。於是俞秀蓮在前，孫正禮在後，往北沿著了走道，剛要往下去走；忽然秀蓮看見下面有一盞紙燈籠，三四個人在那裡蹲住。秀蓮就止住腳步，向孫正禮說：「下面有人防守，咱們先別下去！」孫正禮說：「那幾個毛莊丁算得什麼？他們還攔得住咱們嗎！」

秀蓮一手將孫正禮攔住，她說：「這幾個人雖然攔不住咱們，可是他這堡子裡至少也有二三百人，咱們才兩個人。倘若他們全都出來，將咱們圍困在堡子裡，咱們可怎能脫身？我想不如暫且等一等，等他們堡子裡的人都睡著了之後，然後咱們再闖下去動手；那時就是他們鳴鑼聚眾，也來不及了。」孫正禮說：「師妹妳太小心，下去怔動手，誰敢來鬥，咱們就殺死誰？」

秀蓮聽了孫正禮這橫話，她不由生了氣，就很急躁地說：「咱們殺的是霍玉彪，與他堡子裡的別人有什麼相干？孫大哥，你是我父親的徒弟，你看我父親走江湖二十多年，他曾傷過一個無辜的人沒有？」孫正禮見姑娘急了，他才不敢揮刀直闖下去，只得勉強抑制著胸頭的急火，同著秀蓮順土牆又往南走。

孫正禮把他腰中的鋼刀拔出來，晃了晃說：「為一個花槍馮隆，費這麼大的事？我若把那小子抓住，非將他碎屍萬段不可！」他忿忿地剛說出這句話來，忽見秀蓮驚訝地說：「鑼響？」孫正禮也側耳向下去聽，就聽起先是一兩棒鑼聲，後來一下緊接著一下，鑼鑼的亂響起來。又見下面的人家都點起燈來，堡裡街道上也有執著火把的人在急急地行走。看那火把的方向，是都往那霍玉彪的宅院裡去了。孫正禮驚詫著說：「奇怪！莫非他們看見咱們在這裡麼？」秀蓮搖頭說：「不可能，我想一定是那霍家出了什麼事。」孫正禮說：「什麼事？莫非還有人打不平，也到這裡救楊大姑娘來了！」

二人正在驚訝著往下去望，忽見有幾個火把順著走道跑往城上來了；孫正禮就把刀一晃，迎上幾步，口裡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秀蓮也由背後抽出雙刀，上前囑咐孫正禮說：「我們只要捉住他們一個人，跳下城牆去問，就是了，千萬不可多傷人！」孫正禮說：「我曉得！」說話之間，那幾個火把已到了堡子的牆上，往這邊來了。

孫正禮看出是十幾個人，手裡全有兵刃，孫正禮就掄刀迎過去，喝道：「站住！」他這一喝，把那十幾個人全都嚇了一跳，就彼此喊著：「兇手在這兒了！」立刻刀棍齊上，孫正禮卻